

董思白先生著

畫
禪
室
隨
筆

廣智書局校印

之生綃中。茂密而不繁。峭秀而不塞。卽是一家眷屬耳。

畫樹木各有分別。如畫瀟湘圖。意在荒遠滅沒。卽不當作大樹。及近景叢木。如園亭景。可作楊柳梧竹。及古檜青松。若以園亭樹木。移之山居。便不稱矣。若重山複嶂。樹木又別。當直枝直幹。多用攢點。彼此相藉。望之模糊鬱葱。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。乃稱。至如春夏秋冬。風晴雨雪。又不在言也。

枯樹最不可少。時於茂林中間出。乃見蒼古。樹雖檜柏楊柳椿槐。要得鬱森。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。一出一入。一肥一瘦處。古人以木炭畫圈。隨圈而點之。正爲此也。宋人多寫垂柳。又有點葉柳。垂柳不難畫。只要分枝頭得勢耳。點柳葉之妙。在樹頭圓鋪處。只以汁綠漬出。又要森蕭。有迎風搖颺之意。其枝須半明半暗。又春二月。柳未垂條。秋九月。柳已衰颯。俱不可混。設色亦須體此意也。

山之輪廓先定。然後皴之。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。此最是病。古人運大軸。只三四大分合。所以成章。雖其中細碎處多。要之取勢爲主。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畫。正先得吾意。

畫樹之竅。只在多曲。雖一枝一節。無有可直者。其向背俯仰。全於曲中取之。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。曰樹雖直。而生枝發節處。必不都直也。黃北苑樹作勁挺之狀。特曲處簡耳。李營丘則千屈萬曲。無復直筆矣。

畫家之妙。全在煙雲變滅中。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。皆如刻畫。不足學也。惟以雲山爲墨戲。此語雖似過正。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。不可用粉染。當以墨漬出。令如氣蒸。冉冉墮。乃可稱生動之韻。

趙大年令穰。平遠絕似右丞。秀潤天成。眞宋之士大夫畫。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。雖工緻不敵。而荒率蒼古勝矣。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。一以此二人爲宗。使人玩之不窮。味外有味可也。

畫平遠師趙大年。重山疊嶂。師江貫道。皴法用董源。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。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。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。及郭忠恕雪景。李成畫法。有小幅水墨。及着色青綠。俱宜宗之。集其大成。自出機軸。再四五年。文沈二君。不能獨步吾吳矣。

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。先如山外勢形像。其中則用直皴。此子久法也。

畫與字各有門庭。字可生。畫不可不熟。字須熟後生。畫須熟外熟。

畫源

吾家有董元龍宿郊民圖。不知所取何義。大都筆壺迎師之意。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。畫甚奇。名則諂矣。

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。皆在吾家。筆法如出二手。又所藏北苑畫數幅。無復同者。可稱畫中龍。

張擇端清明上河圖。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。有西方美人之思。筆法纖細。亦近李昭道。惜骨力乏耳。

王叔明爲趙吳興甥。其畫皆摹唐宋高品。若董巨、李范、王維。備能似之。若於刻畫之工。元季當爲第一。

高彥敬尚書。畫在逸品之列。雖學米氏父子。乃遠宗吾家北苑。而降格爲墨戲者。倪迂在勝國時。以詩畫名世。其自標置。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。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

遺意。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。然定其品當稱逸格。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。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。

畫譜不載司馬君實。予曾見其畫。大類營丘。有小米作一幅配之。宋人題款甚多。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。

元季四大家。以黃公望爲冠。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。此數公評畫。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。恐非偶也。

余藏北苑一卷。諦審之。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。有漁人市網漉魚者。乃瀟湘圖也。蓋取洞庭張樂地。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。余亦嘗遊瀟湘道上。山川奇秀。大都如此圖。而是時方見李伯時瀟湘卷。曾效之作一小幅。今見北苑。乃知伯時雖名宗。所乏蒼莽之氣耳。

石田春山欲雨圖卷。向藏王元美家。今歸余處。春郊牧馬圖。或曰趙王孫子昂。或云仲穆。余定以爲五代人筆。

王右丞畫。余從攜李項氏見釣雪圖。盈尺而已。絕無皴法。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肩脊

者。最後得小幅。乃趙吳興所藏。頗類營丘。而高簡過之。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。則筆法類大年。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。欹枕秋風鴈一聲者。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。具有右丞妙趣。予曾借觀經歲。今如漁父出桃源矣。

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。惟龍門僧一幅有之。亦罕用圖書。惟荆蠻民一印者。其畫遂名荆蠻民。今藏余家。嘗有華溪。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源隱。蓋是趙丞旨倡之。王叔明是趙家甥。故亦作數幅。今皆爲余所藏。余每欲買山雪上作桃源人。以應畫識。

丁酉三月十五日。余與公醇在吳門韓宗伯家。其子逢禧攜示余顏書自身告。徐季海書朱巨川告。卽海岳書史所載。皆是雙玉。又趙千里三生圖。周文矩文會圖。李龍眠白蓮社圖。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。直酒肆壁土物耳。

項又新家趙千里四大幀。千里二字金書。余與仲醇諦審之。乃顏秋月筆也。

黃子久畫。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。要之浮鬱暖翠爲第一。恨景碎耳。

趙文敏洞庭兩山二十幅。各題以騷語四句。全學董源。爲予家所藏。

郭忠恕越王宮殿。向爲嚴分宜物。後籍沒。朱節庵國公。以折俸得之。流傳至余處。其長

有三尺餘。皆沒骨山也。余細檢乃畫錢鏐越王宮。非勾踐也。

十

李成晴窗蕭寺。文三橋售之項子京。大青綠全法王維。今歸余處。細視之。其名董羽也。吳琚晉陵人。書學米南宮。可以奪真。今北固天下第一江山題榜。是其跡也。所著有雲壑集。余在京師。見宋人挂幅。絕類南宮。但有雲壑印。遂定爲琚筆。題尾數行。使琚不泯沒也。

仲醇絕好瓚畫。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。余爲寫雲林山景一幅歸之。題云。仲醇悠悠忽忽。土木形骸。絕似稽叔夜。近代唯懶瓚得其半耳。云云。政是識韻人。了不可得。

余長安時寄仲醇書云。所欲學者荆、關、董、巨、李成。此五家畫尤少真跡。南方宋畫。不堪賞鑒。兄等爲訪之。作一銘心記。如宋人者。俟弟書成。與合一本。卽不能收藏。聊以適意。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。

京師楊太和家。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。余借觀有石丞畫一幀。宋徽廟御題左方。筆勢飄舉。真奇物也。檢宣和畫譜。此爲山居圖。察其圖中松針石脈。無宋以後人法。定爲摩詰無疑。向相傳爲大李將軍。而拈出爲輞川者。自余始。

余家所藏北苑畫有瀟湘圖。商人圖。秋山行旅圖。又二圖不著其名。一從白下徐國公家購之。一則金吾鄭君與余博古。懸北苑於堂中。兼以倪黃諸蹟。無復於北苑著眼者。政自不知元人來處耳。

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。一作於元豐間。王晉卿都尉之第。一作於元祐初。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。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。米襄陽細楷。不知何本。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。

余買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。法董巨。是絹素。其卷約有二三丈。後有周密林希逸跋。貫道負茶癖。葉少蘊常薦之。故周跋云。恨不乞石林見也。

文人之畫。自王右丞始。其後董源。僧巨然。李成。范寬爲嫡子。李龍眠。王晉卿。米南宮及虎兒。皆從董巨得來。直至元四大家。黃子久。王叔明。倪元鎮。吳仲圭。皆其正傳。吾朝文沈。則又遙接衣鉢。若馬夏及李唐。劉松年。又是李大將軍之派。非吾曹易學也。

禪家有南北二宗。唐時始分。畫之南北二宗。亦唐時分也。但其人非南北耳。北宗則李司訓父子。着色山水。流傳而爲宋之趙幹。趙伯駒。伯驪。以至馬夏輩。南宗則王摩詰

始用渲淡。一變鈎研之法。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。以至元之四大家。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。臨濟兒孫之盛。而北宗微矣。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。迴出天機。筆意縱橫。參乎造化者。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。吾於維也無間然。知言哉。

元季諸君子畫惟兩派。一爲董元。一爲李成。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。亦猶元畫有僧巨然副之也。然黃倪吳王四大家。皆以董巨起家成名。至今隻行海內。至如學李郭者。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輩。俱爲前人蹊徑所壓。不能自立堂戶。此如五宗子孫。臨濟獨盛。當亦紹隆祖法者。有精靈男子耶。

畫無筆迹。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。正如善書者藏筆鋒。如錐畫沙。印印泥耳。書之藏鋒在手。執筆沈着痛快。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。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。故古人如大令。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。善書必能善畫。善畫必能善書。其實一事耳。

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。至齊梁而風流頓盡。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。乃不合而合。右軍父子殆似復生。此書大可意會。蓋臨摹最易。神氣難傳故也。巨然學北苑。黃子久學

北苑。倪迂學北苑。元章學北苑。一北苑耳。而各各不相似。使俗人爲之。與臨本同。若之何能傳世也。子昂畫雖圓筆。其學北苑亦不爾。

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。不用兩邊合成。此人所不曉。近來俗子點筆。便是稱米家山。深可笑也。元暉睥睨千古。不讓右丞。可容易湊泊。開後人護短逕路耶。

荆浩河南人。自號洪谷子。博雅好古。以山水專門。頗得趨向。善爲雲中山頂。四面峻厚。自撰山水訣一卷。語人曰。吳道子畫山水。有筆而無墨。項容有墨而無筆。吾當采二子所長。成一家之體。故關同北面事之。世論荆浩山水。爲唐末之冠。蓋有筆無墨者。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。有墨無筆者。去斧鑿痕而多變態。

米家山謂之士夫畫。元人有畫論一卷。專辨米海岳高房山異同。余頗有慨其語。

迂翁畫在勝國時。可稱逸品。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。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。宋人中米襄陽在蹊逕之外。餘皆從陶鑄而來。元之能者雖多。然稟承宋法。稍加蕭散耳。吳仲圭大有神氣。黃子久特妙風格。王叔明奄有前規。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。獨雲林古淡天然。米癡後一人而已。

趙榮祿枯樹。法郭熙李成。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。文君眉峰點黛。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衲帶來也。知此省畫法。

古人遠矣。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。猶不復見一筆。况顧陸之徒。其可得見之哉。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。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。此陸也。不獨欺人。實自欺耳。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。花果則趙昌王友。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順之。馬則韓幹伯時。牛則厲范二道士。仙佛則孫太古。神怪則石恪。貓犬則何尊師周炤。得此數家。已得奇妙。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。便已千金矣。何必遠求太古之上。耳目之所不及者哉。

范寬山川渾厚。有河朔氣象。瑞雪滿山。動有千里之遠。寒林孤秀。挺然自立。物態嚴凝。儼然三冬在目。

營丘作山水。危峰奮起。蔚然天成。喬木倚磴。下自成陰。軒暢閒雅。悠然遠眺。道路深窈。儼若深居。用筆頗濃。而皴散分曉。凝坐觀之。雲烟忽生。澄江萬里。神變萬狀。予嘗見一雙幅。每對之。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。

趙集賢畫。爲元人冠冕。獨推重高彥敬。如後生事名宿。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。雖不能夢見房山。特有筆意。則高尙書之品。幾與吳興埒矣。高乃一生學米。有不及無過也。張伯雨題元鎮畫云。無畫史縱橫習氣。余家有六幅。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。予與趙君善。長商確作獅子林圖。真得荆關遺意。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。其高自標置如此。又顧謹中題倪畫云。初以董源爲宗。及乎晚年。畫益精詣。而書法漫矣。蓋倪迂書絕工。晚年乃失之。而聚精於畫。一變古法。以天真幽淡爲宗。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。若不從北苑築基。不容易到耳。縱橫習氣。即黃子久未能斷。幽淡兩言。則趙吳興猶遜迂翁。其胸次自別也。

趙大年平遠。寫湖天渺茫之景。極不俗。然不耐多皴。雖云學維。而維畫正有細皴者。乃於重山疊嶂有之。趙未能盡其法也。

李昭道一派。爲趙伯駒伯驢精工之極。又有士氣。後人仿之者。得其工不能得其雅。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。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。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。太史於此一家畫。不能不遜仇氏。固非以賞譽增價也。實父作畫時。耳不聞鼓吹闐闐之聲。如

隔壁斂釧。顧其術。亦近苦矣。行年五十。方知此一派畫。殊不可習。譬之禪定。積劫方成菩薩。非如董巨米三家。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。

元季四大家。浙人居其三。王叔明湖州人。黃子久衢州人。吳仲圭錢塘人。惟倪元鎮無錫人耳。江山靈氣。盛衰故有時。國朝名士。僅僅載進爲武林人。已有浙派之目。不知趙吳興亦浙人。苦浙派日就漸滅。不當以甜邪俗賴者。係之彼中也。

昔人評大年畫。謂得胸中著萬卷書更奇。又大年以宋宗室。不得遠游。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。不行萬里路。不讀萬卷書。欲作畫祖。其可得乎。此在吾曹勉之。無望庸史矣。

畫之道。所謂宇宙在乎手者。眼前無非生機。故其人往往多壽。至如刻畫細謹。爲造物役者。乃能損壽。蓋無生機也。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。皆大壽。仇英短命。趙吳興止六十餘。仇與趙雖品格不同。皆習者之流。非以畫爲寄。以畫爲樂者也。寄樂於畫。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。

余少學子久山水。中復去而爲宋人畫。今間一倣子久。亦差近之。

日臨樹一二株。石山土坡。隨意皴染。五十後大成。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。以爲一恨。喜有元鎮在前。爲我護短。不者百喙莫解矣。

董北苑瀟湘圖。江貫道江居圖。趙大年夏山圖。黃大癡富春山圖。董北苑征商圖。雲山圖。秋山行旅圖。郭忠恕輞川招隱圖。范寬雪山圖。輞川山居圖。趙子昂洞庭二圖。高山流水圖。李營丘着色山圖。米元章雲山圖。巨然山水圖。李將軍蜀江圖。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。宋元人冊葉十八幅。右俱吾齋神交師友。每有所如。攜以自隨。則米家書畫船。不足羨矣。

題自畫

倣米畫題

米元章作畫。一正畫家謬習。觀其高自標置。謂無一點吳生習氣。又云王維之迹。殆如刻畫。真可一笑。蓋唐人畫法。至宋乃暢。至米又一變耳。余雅不學米畫。恐流入率易。茲一戲仿之。猶不敢失董巨意。善學下惠。頗不能當也。

倣煙江疊嶂圖

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。晉卿亦有和歌。語特奇麗。東坡爲再和之。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。不獨爲王定國藏也。今皆不傳。亦無復摹本在人間。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。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。知非真矣。余從嘉禾項氏。見晉卿瀛山圖。筆法似李營丘。而設色似李思訓。脫去畫史習氣。惜項氏本不戒於火。已歸天上。晉卿迹遂同廣陵散矣。今爲想像其意。作烟江疊嶂圖。於時秋也。輒臨秋景。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。存而弗論矣。

做米家雲山圖

董北苑僧巨然。都以墨染雲氣。有吐吞變滅之勢。米家父子宗董巨法。稍刪其繁複。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。如伯駒伯鸞輩。欲自成一家。不得隨人棄取故也。因爲此圖及之。

題畫贈徐道寅

余嘗見勝國時。推房山鷗波。居四家之右。而吳興每過房山畫。輒題品作勝語。若讓伏不置者。顧近代賞鑒家。或不謂然。此由未見高尙書真跡耳。今年六月在吳門。得其

巨軸。雲烟變滅。神氣生動。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。因與道寅爲別。訪之容安草堂。出精素求畫。畫成此圖。卽高家法也。觀者可意想房山風規於百一乎。

題畫贈陳眉公

予之遊長沙也。往返五千里。雖江山暎發。蕩滌塵土。而落日空林。長風駭浪。感行路之艱。犯垂堂之戒者數矣。古有風不出。雨不出。三十年不蓄雨具者。彼何人哉。先是予之遊樵李也。爲圖崑山讀書小景。尋爲人奪去。及是重仿巨然筆意。以志予慕。余亦且倒衣從之。不作波民老也。

題董北苑畫

朔日至金門。客以北苑畫授予。雲煙變滅。草木鬱葱。真駭心動目之觀。乃知米氏父子。深得其意。余家有虎兒大姚村圖。政復相類。不師北苑。烏能夢見南宮耶。

傲惠崇題

惠崇巨然。皆高僧逃畫禪者。惠以艷冶。巨然平澹。各有所入。而巨然超矣。因傲惠崇及之。

題畫

老鶴眠堦初露下。高梧滿地忽霜黃。余曾作此景。以貽仲醇。清臣復強余爲之。覺與前幅較勝一籌耳。

題自畫小景

趙令穰伯駒承旨。三家合併。雖妍而不甜。董元巨然米芾高克恭。三家合併。雖縱而有法。兩家法門。如鳥雙翼。吾將老焉。

又

陳道醇有宋刻書苑。攜至烟雨樓。予讀次輒有省畫法。爲寫癡翁筆意。

又

此畫余做大癡。得無余亦癡絕否。

臨巨然畫題石

上元後三日。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。余懸之畫禪室。合樂以享同觀者。復秉燭掃二圖。厥明以示客。客曰君參巨然禪。幾於一宿覺矣。